

俺娘

(五)

徐櫻

擇婿

在這一段時期中，母親心裏一不痛快就想回徐州，但因為我姊妹們讀書的問題，她只好勉勉強強的留在北京，然而代溝日深，她常常借題發揮，吵吵罵罵大家，她有時獨自回徐州去，料理料理田產，住一兩月再回來，那時娘允許我在很守舊的天主教法國聖心學校讀書，又請了楊漢雲老師在我家二次設帳，教授經史，姊妹們就同侄子們入孔德，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畢業。

娘肯留在北京，還有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給三哥同我物色對象，娘的交遊中，對我們兄妹追求的，很有不少新舊參半的人物，都被大哥哥大嫂否決了。而大哥哥大嫂對同三哥兩人婚姻也十分的熱心，也希望在他們的來源中選擇。但來者又都被母親拒絕。那真是「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把青春拋的遠！」直到後來，山西李方桂出現了。此人是清華大學出身，芝加哥大學的語言學博士，廿七歲一回到中國，就被傅斯年所長羅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高位的

研究人員。學歷履歷在時下的一般青年當中，都是很神氣的。

王姻伯來提親了，為什麼呢？因為王、李兩家相交數十年，相知極深。方桂的父親李光宇先生，和他的外祖父何乃濫公，都和我大嫂的父親王式通姻伯父是同年的進士，李、何翁婿二人本來也是同年。李、何、王三家又都是山西同鄉，方桂的姊妹又是大嫂的同學。因此王、李兩家既有鄉誼，又有二、三代的年誼。王姻伯父對我也很鍾愛。他向我娘力保此人萬不可錯過。我娘在猶疑不決中，她要相親，一場「甘露寺」上演了。大哥哥帶了李方桂登堂拜母，母親可沒有前輩古人吳國太的明智與決斷。她認為李氏父、祖雖是前清的兩代高官，父親可是清朝的遺老，所以目前家業並不富有。他鼻高額廣，儀表超羣，但是不像我哥哥們那樣的靈秀瀟灑，我娘是看慣了書生典型的男孩子吧。他又和我有八歲的距離，娘親也有點兒挑剔。換句話說，情形是不大樂觀吧。大哥哥嫂都不高興。尤其是大嫂，她很怪我娘太辜負了她同她父親的好意同努力！

婚事雖然是緩慢下來，大哥哥可是很喜歡方桂，和他很談的來，也十分親近，就在那時大哥哥還教了方桂一支半崑曲。「彈詞」裏頭的「一枝花」，方桂學的很好，他唱起來蒼涼悲壯，頗够尺寸，音色也够氣派。大哥哥十分得意，認為是個知音的曲友，可是「九轉貨郎兒」沒太學到家，還是後來我教會他的。現在他雖能唱很多支曲子了，但是比起「一枝花」來，尚遜一籌。可見在崑曲造詣上，大哥哥確是方桂的第一位名師，此是後話。同時大哥哥又向我屢次進言，又帶了我同方桂在一起吃了幾次飯。可是我娘雖然是最早期的日本留學生，但是持家規律十分守舊，女孩子當然沒有單獨交男朋友的權利和自由。我對方桂既無深刻的了解，當然也不敢輕置可否。大哥哥因此也很不得勁兒。那時雖無最後的決定，可是娘親和我都堅持等三哥回來再定取捨。大哥哥在這種低盪的情緒之下，想撒招了。

方桂有老母在堂，她老人家雖然比我娘還長十來歲，可是思想方面，開明、時髦得很，對她這個最小的兒子自幼就百般的寵愛、自負。學成

回國，滿以為他有輝煌的金字招牌，（留美的博士學位。）又有錦綉的前程，時下的女孩子們，誰不願意被這樣的人物來追求呢？偏偏碰上我們這種頑固的家庭，一開始就推三阻四，拿拿捏捏。她老人家十分的不痛快！極力主張改弦易轍，不要把別家提親的美意拒絕，錯過好對象。雖有此提議，又可巧方桂是個死心眼兒的人，也沒有發展下去。她曾向大嫂抱怨過好多次，但也無可奈何。而和我家的關係拖拖拉拉，若斷若續，轉眼三年，這段姻緣眼看着是渺渺茫茫了。

這時三哥在柏林大學得了博士學位，由德國回家了。家人闊別多年，母子相逢又是一大場悲喜！別的事先不談，立刻討論我的婚姻問題。三哥一聽有李方桂其人，他急於要會晤，這等於是二次相親。但是大嫂這回可不像以前那麼熱心了。而且十分的踟躕。假使這一次三哥再相親不成，白白的就誤了三年，何以向李家交待呢？王、李兩家究竟是多年的世交啊！大嫂嫂當時的處境，實在是進退維谷呀！並且三哥在外四、五年，誰又能知道他又為我安排了什麼人呢？要是三哥有更好的人選，多麼尷尬？大嫂嫂那時的心情，我現在十分的了解。沒想到三哥一見方桂，大為欣賞，並認為是最佳的對象！急轉直下，立刻同我娘商議允親。娘親經三哥一拿主意，才對於方桂這個人將信將疑的看成未來的女婿了！但是又為我未來的歲月顧慮。

她向三哥說：「你妹妹在家嬌生慣養，李家現今並非富有，生活要是過的不富裕，她怎麼受得了？」三哥說：

「方桂有好職業，家境富有不富有，並非問題。」

「中央研究院是個什麼新設的機構？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誰知道能維持多久？」

「啊呀！中央研究院是最近才成立的最高的學府呀！您怎麼會不放心呢？他既有進中央研究院的資格，哪一個大學他都可以去教書的。」

「哪個大學都要人教語言學麼？這倒是個什麼科目呢？我很不懂啊！」

「這個科目不但您不懂，現在很多人都還不懂，那就是研究人說話。」

「真荒唐！除了啞吧，誰生來不會說話？有什麼研究頭？有幾個人沒事做，要去研究人說話？」

「是啊！所以沒有幾個人去研究人說話，現在是冷門，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門學問，將來說不定他會成爲專家或者權威呢？」（三哥真有遠見啊！他一言中的。）

「噢！如此說來，並非沒有前途，大學裏是會需要這種人才。不過大學裏停了聘，又怎麼辦？」

「那他可以寫書，賣書。」娘可慌了！她說：「他要寫書不成或不好，賣給誰？誰見過幾個賣書的人能養家活口？你妹妹豈非苦矣！」

三哥真被她老人家盤問的有些不耐煩了，他着急的搶着說：「噢！娘。您儘管放心，若真有那一天，我負責，我們兄弟們幫忙就是了，只要有飯吃，不會看着妹妹受罪！」母親才不說什麼了，她所要聽的就是最後那一句話啊！

數年後在南京三哥借給我一塊地皮蓋房子，他當日的豪語，也算是部份的兌了現啊！母子當時那段對話，乍聽起來，實在是笑死人而迂腐的不近人情，但是一位母親對她兒女的婚姻患得患失的心情，只是慈愛的一部份表現啊！

二十二年以後我的女婿麥穗檀向我們求親時，我那時的瞻前顧後，意亂心慌，恨不得能有人回答我那麼幾句話，於此更能體會到恩恩浩蕩，無微不至的心腸！我結婚一瞬四十多年了，方桂僥倖也沒有有一天失業，雖已在華盛頓、夏威夷大學兩度退休，也還是這個圈子裏人人爭取的對象，我手上金錢雖不富有，但物質同情感從無缺乏，也幸而從來沒有拖累哥哥們，我常在風清月朗之夜，遙望着碧空默默的念着：「娘啊！娘啊！你在天之靈如其有知，可以不用爲我担心了啊！『春輝寸草』，四十年前我那能體會您的顧慮呢？」

方針既定，其餘就都是儀式問題了。我娘又疑慮留學生在國外藏着洋太太。她主張行盤過禮必需鋪張。要出毛病，也可以在婚前設法。爲了妝奩問題，娘同大嫂嫂又有好多不開心處，母親主張厚贈，把我份內應得的，一起陪嫁過去，將來不再分家。這個辦法，大嫂嫂都覺得於他們不利。不但不能照辦，而且以及銀錢多少、首飾的價值、衣服的貴賤、傢俱的款式，種種都有不能照着娘的意思置辦的理由。其他的繁文褥節，越來越重。娘親的要求也越來越苛。徐州人向來重男輕女，我家尤甚。女孩子在家裏是由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長成，本是不被重視的。而一旦她

(五) 娘俺

要出閣了，作娘的才忽然感覺她必需爲她作些什麼才過得去。我娘就在這種心理下，想出種種的難題。訂婚時已經滿足了娘的意思辦理了，那麼結婚的地點、款式都由大哥出面同李家共同商酌舉行。佳期將到，母親又想起新主意了：她主張坐花轎，而禮堂是向北海公園董事會特別接洽的，公園又不准進花轎，所以這道緊急命令，根本無法執行，同時大哥又在那時忽然染了麻疹，卅二歲的人了，當時這個病症十分嚴重，而這個消息又不敢向娘說明，因爲娘一旦洞悉大哥患的是重病，一受打擊。她的神經上又不知出何變化。喜帖已然發出，喜事是必如期舉行。在無可奈何下，三哥又只好硬了頭皮，陰奉陽違，把喜事辦了再豁出去挨罵。娘臨時一聽沒用花轎，已經怒不可遏，到我結婚那天大哥不能出場，她才感到病情的嚴重。在樂聲悠揚中，我偎倚在三哥的臂膀上步入禮堂！胡適之先生是我們的證婚人，他繞着一隻幾乎站不穩的病腳，他是新人物、新思想，他的證婚詞句完全是以輕鬆愉快的口吻出之，並不是那些「三從四德，連生貴子」的老調兒，婚禮在嚴肅簡單中進行，娘有任何看不順眼的事，都一鼓腦的推在三哥身上。她究竟愛三哥太深捨不得責罵他，把一切的不愉快都悶在心裏。回家她默默地坐到我的妝台上，圍繞膝下二十三年，如今「鳳去樓空」。她放聲大哭！第二天的回門會親，她覺得她無法再支持過去再次的熱鬧場面，她一聲不響的走出，無人知道去向。對那羣參加回門宴會的親友只好說是急病住院調息，第三天才被兒嫂們迎接回家。她立刻設宴，我才

同了方桂回家叩頭謝親！這件喜事才算到了尾聲！

結婚以後的半年，我每天都往返在北池子同大甜水井兩個家之間，因爲我們這兩個家都在東城的中心地帶，相隔不到一里，乘汽車只是五分鐘的路程，乘人力車好像才八個銅子兒。所以娘親同我從來都沒有多大「出嫁」同「嫁出」的感覺。直到次年的一二八，瀋陽的一聲炮響，中央研究院決定全部搬到上海。我同娘都哭了好幾天，但是「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兒」，緊依膝下二十三年，這時我叩別了娘親，隨夫而去！書信雖然不斷，但這時我在娘親跟前究竟失去了旦夕歸寧的機會！

國際婚姻

在我離去的前後的一段時期，我家（當然是指的北池子的家了。）特別熱鬧，來來往往的客人甚多，女客尤其走得親熱。她們之來，大半是爲了三哥。太太們是想相女婿，小姐們是想交朋友，我娘雖然管女孩子十分嚴厲、守舊，對三哥她可是採取最開明、最自由的方式。來者她都一律歡迎，她相信命運，她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所以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有人以家世炫耀，有人以財富動人，我娘有一位牌友，輸了一、二十元，竟從皮包裏

抓出上千上百的票子出來會賬，送禮賞賜之豐盛，舉足派頭之豪華，想起來真是笑人。小姐們當中，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僅成泛泛之交，有的也到了很親近的階段。舊式的閨秀、新式的學生、

女藝人、交際花，燕瘦環肥，好不熱鬧？但被我娘不幸而言中：「無緣對面不相逢」。主要是三哥那時有位女友，在留德時認識的，情感甚篤，但是未敢言嫁娶，因爲父親在世時，曾經有過不太贊成國際婚姻的論調。半個世紀以前的看法，同今天當然是兩回事。並且三哥回國以前，不很明瞭娘對洋媳婦是如何想像，如果一旦自作主張，娶了洋太太，恐怕以後婆媳不能相處。回國一看，當時的中國小姐們多半過份的時髦，過份的任性。三哥從父母處得的舊思想，不能接受澎湃的新潮流，但是國際通婚，在四、五十年前，誰又能說不是新潮流呢？他怕娘親反對，所以終日徬徨踟躕不決，他觀望很久一個時期，最後他還是勇敢的向娘親說明了德國的女朋友。我娘却是出人意外的開明，因爲她很高興我大嫂的大嫂，王蔭泰的夫人，她是德籍，爲人樸實、勤奮而知禮，比當時的一般年青的中國小姐們要保守多了，所以出人意外我娘非常贊成這門親事。但是事前不久她還囑咐我時時留心封鎖德國來的消息，以免影響三哥交朋友的心情。三哥既在國內觀望一個時期了，他已徹底了瞭兩國仕女當時的典型及狀態，可以採取他正確的選擇。兩封電報的往返，德籍女友舒氏碧君允親了。

大局已定，娘親很安慰，只等着新人來歸。南京中央政府又發表了三哥祕書之職，他初出茅廬，就是總統的八大祕書之一，他拜別了娘親走馬上任，雖是離別，但娘親爲他十分的驕傲、安慰而自豪！

兩個多月以後，碧君一船來到了上海，那時

我的大女兒麟德出世還沒滿月，方桂到海濱接船，第二天陪了新娘子到南京完婚。

娘親帶了大哥嫂還有些別位至親好友都到南京來辦喜事。到了南京三哥又結識了一般新貴們，花團錦簇又熱鬧了好幾天。可惜那時還是老規矩，產婦不滿月不敢出門，我沒得躬逢其盛，事後只是聽大家口述些花邊新聞，據說洋嫂子很懂理，學着跪拜婆婆娚嫂等等。此事我當然想得到，因為洋嫂到中國第一站就是上海，在她到南京舉行婚禮以前就是由方桂接船，在我家第一個招待她的。好在喜事一結束，大家一窩蜂都到上海來看我同嬰兒。

一別半年的娘親，我第一眼就看到她的髮型變了，自我離開北京以後，她自己梳頭了，油膏減少了，鉋花水也不用了。我為娘親梳理了十餘年的美髮，白了不少，落了許多，而且枯燥無光彩，我又給娘梳頭了，不免十分傷感！但是娘當日的情緒倒很高昂，因為她親生的三個兒女都在她手裏完成了婚姻。來日禍福，要聽天由命，並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和爭取，母親的責任到此算是有個交代了，她心中有一大片暫時的輕鬆和喜悅！

打發大哥嫂先回北京看管小妹妹們，娘在我家住了一個時期，帶了徐州的近親孫表舅、陳表兄去遊南海，朝普陀。這次的旅行，可以說是我娘親完全是為了她自己的享受同滿足。因為娘生平信佛、誦經，每年從四月一日起，要持齋百日，名為百花齋，數十年如一日。那時我們都不懂營養學，都以為娘親百日不用肉食，於身體不好

，而且認為是多大的犧牲，其實正合乎今日的學說，最合乎衛生的方法呢。

那時國內交通困難，行旅並非容易，又非真的所謂享受，但娘有三個願心：第一、她要在有生之年朝拜泰山。第二、南海。第三、峨眉。這三大名山是佛教徒的天堂。好像耶穌教徒朝拜耶路撒冷一樣的神聖。幾年以前她曾派了老佣人王大娘替她去朝泰山還願，同時她自己在家裏燒香上供，手捧著檀香寶鼎，三步一拜，五步一叩，繞着供桌在自己屋子裏登山朝拜的，那時因為身體不健，又鬧土匪，是採取那種消極而又奇怪的方式朝山還願的，現在她兒女事了，身體康健，又有親戚保護、陪伴，滬杭咫尺，能够親自渡南海拜佛，完成第二心願，真是最愜心意的一件大事！親朋們都興高彩烈的為她餞行！

行前可有一小點兒不開心的插曲，因為我的第一個是女孩，婆母給取名「領弟」。這總是老人家有點兒失望的表現，可見婆母雖然思想維新，但是山西人也偏喜歡男孩子一些。說實話我娘心裏也盼望我頭生是男孩，既然已生女，但她口頭上偏不承認失望，所以她當時就說：「親家太太真無耐性，又沒生三個五個女兒，為什麼就急着取名領弟呢？」二位親家老太太還幽默的拾了一槓。第三年我的培德出世了，婆婆高興的說她取的名字好，所以領弟忠實的執行她的職務，很快的就領了弟弟來。娘却得意的說她到南海普陀朝山時已為我給送子娘娘燒香，第二胎非得給我送個男孩子，並且香頭上的證兆是顯示着已經允許了的。不論如何說法，慈母的心意是無時無地不

在她的兒女身上的！所以八年以後，培德生了病，娘親連忙趕來照顧兩三年之久，因為這個外孫子是她老人家親自從南海普陀寺祈求來的啊！因此對培德也特別偏愛！此是後話。

一個月的旅行愉快的結束，娘順道回徐州料理田產後，才又回到北京。這時在家鄉娘給我買了一所小房子，因為我既嫁了外鄉人（方桂是山西人），回徐州的機會當然不會太多了，我有一個小產業在那裏，總得隨時回去料理。同時來日就可常到父母墳前燒錢化紙，為了祭掃父母又可兼顧房產，本是互相為用的打算。誰知到了今天，娘因何病仙逝，靈柩何日歸葬，父親墳塋何日能去祭掃，娘苦心為我買的房子，更不知是何人在那裏享受，一切都不得而知。有家歸不得，我雖然在台北也屢次給娘遙祭化紙，但北望故園，迢迢萬里，這點虔心虔意是否真能上達我母在天之靈，就不可知了！父兮！母兮！皇天曷極！

娘給我靈感，使我回憶，促我能完成敘述她的生平，而每一片、每一段的回憶都是使我悲痛的！哀傷的！我在家時，雖然在不被十分寵愛中長大，而出閣以後，娘對我的疼愛和關懷，真是一天比一天深切，年歲越長，每一回顧，都體會到母恩的深厚，然而我又能對娘親有什麼報答的呢？衷懷耿耿，惶愧莫銘！

回想一九七三年十月在西雅圖還同三哥商量將來如何奉娘親及大哥嫂回葬鄉里，三哥命我寫信給王蔭聰姊，打聽我娘身後的消息及當時的情況，不久三哥曾數次問我，但聰姊的信還遲遲沒到而三哥又撇我而去了！悠悠蒼天！悠悠蒼天！

北 歸

兩年以後，我帶了麟德、培德歸寧，碧君三嫂也帶了她的大女兒一歲的小虎來到北京，學習國語。北池子大宅內立刻活躍起來，娘為我們大家預備吃的，預備住的，忙的好開心，好高興！但是熱鬧中却忽略了一個人，大嫂很有點兒不樂意了。她沒有細想，娘對於兒女、媳婦、女婿都是愛的，只因誰離的遠些，來的難些，當然就像是對誰偏愛一些，而對於那些日常住在一塊兒的，總不免要忽略一些啊！

幾個月亂烘烘的熱鬧場面漸漸又趨寧靜，因為我同三嫂帶了孩子們又旋風一樣的都回南京去了。

(五) 娘俺

娘要縮減開支，我在南行前幫她把房子出租一部份，因為北池子街是東西通衢，而歪頭作是一支南北向的小街，我家巨宅却正是坐落在此小街內，是三棟坐北朝南的小洋房，品字形建在一所大花園裏的，上面的一個口是五間前客廳。娘帶了三哥同我和妹妹住左面上首的一個口，大哥哥同姪兒們住右面下首的一個口。現在我同三哥都在南京住家供職，大嫂一年有百多天到半年住在她的娘家。偌大的房子，竟然是空空洞洞的了，水電、佣人，開銷繁大。我娘帶了小妹妹們移住前廳，把自己住的那一棟隔斷了出租，自己這邊還有廂房、套房、下房等幾十間小房，足夠周轉。本是最經濟而又妥善的辦法，但是爲了這件措施，大哥哥對我很不滿意，同時母子婆媳間也因此極不愉快。事隔三十多年，我至今還不明

白是爲了什麼？也可以說是大家庭的一幕複雜局面吧！

送 別

民國二十六年春天（一九三七），耶魯大學聘方桂到美國教書三年。我同孩子們當然同行。母女分別從來也沒那麼遠，那麼久過，我雖高興，但心中難免黯然神傷！娘教訓了我一大頓，給我打氣。她說她認爲是大大的一喜，因爲她的一般朋友中的子弟們，或從美國回家，或從家鄉到美國求學，而她老人家的女婿是帶了一家四口到美國上任，雖是一段時期的離別，但老人家衷心是喜悅而且驕傲，尤其她許這門親事時的種種擔憂，到此完全消失！對於這個女婿的估價同喜愛，立刻增長百倍，她老人家親自笑着對我說：「誰說作父母的不勢利眼，哪個孩子的成就高，就要不免對哪個孩子偏愛，這是無可避免的事，現在我對這個女婿才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要一輩子跟他，好好的幫同他成家立業。」她又給我預備了一筆錢，叫我回北京置辦行裝，我們一家本來也是高高興興的打算先回故里，因方桂和我都要向兩位老母叩別啊！

七月七日轟隆一聲炮響，蘆溝橋事變，於是倉惶大亂，北歸的計劃頓成泡影。在大混亂以前，婆母怕我們北去，或者難回，就誤行期，帶了姪女耀華，來到南京送別。又過了幾天，局勢更不樂觀，在酷暑期間，我娘也擠上火車趕到了南京。京浦線，二天一夜的途程，竟走了四天四夜。到達以後，我娘的頭髮、衣服又亂又髒，十

分狼狽！我們真是心疼，惶恐萬狀！並且遍身都出了痱子，又被車上的蚊子臭蟲叮得斑斑點點！在貼身的兜肚裏給我揣來六千現款。她怕我行前缺錢置裝，缺錢還賬，因她知我的房子是分期付款，地是由三哥借給我的。量入爲出，我本有自己的打算，然而款交到我手上時，情緒上的激動，實難自持！我們都是那麼大的人了，窮通有命，生活本當善自料理，而娘親總要隨時隨地聖念，我或有不周，所以不願危險，不辭溽暑，南來送別，並且自從這次離開北平她的舒適、豪華的家，就再也沒有回去了，我的罪孽深重，真是終生莫贖！

烽火燎原，舉國赴難，在我真是國難又加家愁，在這種混亂局勢下，兩位老親都南來送行，讓我們怎能拋別而去？而耶魯的聘書是在秋季開學，多位語言學界的教授同學生們已經紛紛選課，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方桂怕從南京到上海放洋時，這段路上孩子、行李不能兼顧，所以他自已先把部份行李先送到上海，回頭再接我同孩子。誰知他到上海當天，火車就不按常規行駛，被截在上海回不來了，電話電報一時都斷了，我當時進退維谷，徬徨失措，和娘商量，她說：「事關國際學界問題，我無能決策，你去找你們的朋友中有見地而又客觀的人去研究研究，雖然現在烽火連天，但你去之去留，千萬不要以我爲念，男兒志在四方，何況這又關乎方桂在國際上的聲譽呢？」這種胸襟及指示，能有幾位年老的母親有這種達人達語？宗旨既定，那麼哪位朋友有見地而又客觀呢？一想，再想，好了，胡適之先

生住處近在咫尺，他的職務和中央研究院以及耶魯大學雙方都無多大關涉，想法當然是會客觀的，見地方面更不必說了，我乃決定趨前求教。

胡先生一看見我來見他，立刻嘆嘆：「你怎麼還在這裏，不走等什麼？」及至我說明了我的苦衷及國難、家愁，胡先生向來說他自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的人。」在那種嚴肅的氣氛下，他還真能打起哈哈來，他說：「國難怎麼樣？家愁怎麼樣？方桂又不會抱着槍上前線？兵荒馬亂的，他學問有多大也作不出什麼研究來，留在國內，有什麼事，還不是多饒上一個？他現在既然有機會被請出去，作學問是不分國籍的，他在國外如能有所表現，能有所收穫，學術界所得更多。快走快走！至於兩位老太太吶，你同方桂都有姊



本文作者徐櫻女士與夫婦語言學家李方桂教授合影。

妹兄弟在老人們身邊，你們就大可不必以天下為己任了，倒是你一個年青女人，帶了兩個小孩兒（那時我二十八歲，麟德四歲，培德兩歲，）怎樣到達上海，是個問題，目前沿路時有轟炸及掃射，要是趕上了，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待我想想看。有了，鐵道部次長張慰慈，他的家眷在上海，他一人在南京供職，他將於某日回家，他一個單身男人，無牽無掛，我託他保護你母子三人上路便了。」

「事理經胡先生一分析，行動立刻決定了，但我還有心願，我娘千里迢迢來此送行，那正是他老人家六十整壽，我總得過了她的生日，才能安心成行，胡先生說話老是那麼輕鬆愉快，他聽了，笑着說了一句洋文：「Young Lady！你的主意也不少，此何時也？你還有心情給你娘作壽？可是『人皆有母』，我爲了老太太也得設法成全你的心愿。」他立刻打電話跟張次長接洽，並請他等我一星期。我與張次長素昧生平，因他和胡先生的關係，馬上慨然答應帶我，又答應等我，只說明路上「天災人禍，概不負責。」

二人電話裏一聲「OK！」就算定局了，我滿口道謝，欣然回家。到了我娘生日那天，我居然也定到了一桌全席，三哥那時正在廬山行轅隨侍最高領袖，戰雲密布，忠孝不能兩全，他只能向最高領袖請了一塊祝壽匾額，以娛親心。那時雖然人心惶惶，而多情的兩家親友們，還在壽燭高燒下登門拜壽後即匆匆離去。至親有我的婆母，方桂的姊姊同姪兒姪女，三哥的摯友黎公琰夫婦，還冒險留下來，吃酒打牌，紅中、白版正在興高彩烈時，長笛嗚嗚，緊急警報了！大家推了

牌，熄了燈，都往床底下鑽！黎明時才解除警報，各自回家，我那天心不在焉，當然是大輸家，轉眼三十多年，這一筆糊塗賬，至今也沒再算過。當時那桌上的牌手至今已沒再見到過！

壽日已過，我心稍安，這晚張次長坐了部裏特別通行的車子親身來接，我向二位老母泣涕叩別！一聲警笛，又慌了手脚，我同張君各抱了一個孩子，家裏人隨手亂塞了一些隨身行李，倉惶登車而去！

到了火車站，婦孺哭號，壯健搶登，那種擁擠、踏踐、混亂的狀況，至今心有餘悸，「現官不如現管」，張君既是本部首長，我跟着他當然被車上職員們迎着安然坐進頭等包房臥車！悠然駛出站去！那時我深深的感激胡先生爲我安排了最妥善的旅伴同保護人！更感激張先生的提攜，我拉了兩個孩子向張伯伯鞠躬致謝！張君謙虛的說：「別客氣！別客氣！咱們途程尚遠，火車以內，我可負責，火車以外，我可無能担保，同舟共濟。咱們也許平安到達，路上也許出事，你把現款揣在身上，若有警報，你我各抱一個孩子，只好自顧自己。」我還笑著說：「仰您大力，伏您厚福，現在已平安上車，大關闖過，以後大約無什麼問題了。」話還沒說完，嗚！嗚！嗚！長笛三聲，又緊急了！現在回想，張先生恐怕是個戲迷，在這個生死關頭，他還說了一句台詞：「兒子你抱着，」說完大家各搶了一個孩子往舖位下一滾，誰也不敢出聲了，火車慢慢的、悄悄的蜿蜒前進！

那時正是農曆七月十七夜，皓月中天，光明

編輯報告

編者

四射，敵機看準了地面的火車，長如烏龍，放槍掃射！大家慌慌張張，紛紛下車躲避！車上人員來幫助張先生同我提些緊要的小行李下車。張先生匆匆的向那人說：「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方桂的太太和小孩兒，到時我如不上車，你們大家務必設法護送她到達目的地，她年青又帶着孩子，你們大家多多幫忙，注意！」當時不覺其嚴重性及張君關切之周詳，過時才好怕！因為車再開時，誰上車，誰不上車，只有天知道了！短笛幾聲，警報解除，大家才從草窟、溝隙裏爬出，再度上車，驚魂甫定，張先生抱了麟德和我居然又在

車上喜相逢了！我隨時都在說別人有「重男輕女」的惡習，而在生死關頭，也不知是有意或者無意，我竟是把培德緊緊的抱在懷裏搶下車去。以後倒是平安無事，次日黃昏，我們居然到了上海！方桂正是日夜候車回南京接我，幸而還沒走成，一家歡聚，恍如隔世！轉眼四十年，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張慰慈先生，現在斯人何處，也不可知道了！我到美國一住十八個月。

在這個期間，我軍節節失利，退守陪都重慶，我娘無法回北平了。三哥當日派了副官張振聲一家奉了娘親入川，到了重慶鄉間的歡樂山八塊

田暫住下來。我娘真有遠見，她趁着那時房產還沒漲價，手上還有點兒現錢，她就買下一所小房子。等了張副官一家四、五口住在一起，頗不寂寞。娘在歡樂山時，還親筆給我寫了好幾封信，居然選用毛筆，她寫給我在山中的生活很好，每天在山上松間散步，有時坐在岩邊觀雨，山上大大小小的廟宇也有幾個。她也結識了幾位下江逃難來的老太太和本地的尼僧，經常燒香禮佛，有時打打小麻將，日子也還逍遙自在！三哥不久奉調義大利大使館代辦。對於我兒妹的遠離，娘認為是光榮的，倒也能自慰！

△前國防部部長，台灣省主席陳大慶將軍，獻

身國家，頗著勳績，惟其生平事跡罕見有系統的記載，費雲文先生窮數月之力，披羅史料，訪問耆宿，寫下了一篇頗為完整的傳記「陳大慶明達謙謹」，用的是春秋筆法，記事體裁，為現代傳記不可多觀之作。

△交通問題、空氣污染，太嚴重了，這是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于榮岑先生在美加之行的觀感中，曾經提到日本東京的交通建設，以及檀香山、費城、多倫多等城市鄉村化的範例，值得有關當局參考。于先生最後提出「我們應有積極的作法」所附幾點建議，語重心長，尤其值得有

關機關特別注意。

△喬家才先生的「抗日情報戰」，本期寫到「密碼之戰」，憶述傑出的三位女性情報員抗戰時期可歌可泣的事蹟，以及無線電報務專家張我佛夫婦在緬甸的特殊貢獻，這是一篇萬人矚目，感人至深的佳構。

△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本誌蒙行政院新聞局頒發雜誌輸出績優金鼎獎一座，本年二月為本誌創刊十週年，海內外讀者、作家、同業先進紛紛賜函致賀，許多讀者並責問我們，為什麼不把得獎消息在元月號向大家報告，為什麼不把得獎消息在元月號向大家報告，讀者的獎勉，我們既感激又慚愧，本誌為純民營的期刊，全靠讀者的愛護與支持，得以長

期出版，我們祇知謹守崗位，勤以補拙，不會自我宣傳，此次得獎，誠然出乎意料之外，對於創刊十週年，亦不擬作形式上的紀念活動，由於許多條件的限制，我們總覺得對讀者的貢獻太少，今後惟有惕勵奮發，繼續努力，日

新又新，益更充實內容，不負千萬讀者的雅望，是為本誌即將進入第十一年的第一願望。

△本誌每期均提前十天出版，作家們凡賜寄有時間性之念人憶事文稿如十週年紀念，二十週年紀念等篇章，務請提前二十日投寄，以免延誤刊出日期。

△王禹廷先生「馮玉祥與西北軍」續稿未到，王公嶼先生、陳鶴齡先生、王立德先生、黃天鵬先生、孫碧奇先生等大作均因排印不及，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作家鑒諒。